

在我6岁以前，家乡的天空很简单：作为舞台幕布的蓝天，迎接阳光、云朵、雨水这些老演员轮番上阵，以及偶尔这几者心血来潮，联手谱出的晚霞或者彩虹。台风和暴风雨则是难得的重磅嘉宾，总是冒冒失失地突然出现，拉扯着闪电和雷鸣做伴舞，铺天盖地地蹦跶一天，便又突然干脆利落地离场，留一席被清洗得干干净净、明晃晃的天。

直到6岁那年，家乡的天空突然多了个新角色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醒来的時候看到阿太（我外婆的母亲）正在院子里抬头直看着天，我问阿太在看什么。阿太说，天上多了一枚银色看上去很敦实的针，那针还拉扯着一条白色的云做的线，正在天上飞着，不知道是要去编织什么。我抬头看到了阿太口中的“敦实的针”，风还送来了阵阵嘶吼的声音，呼哧呼哧，像巨兽的呼吸。父亲也过来看了，他说，那是飞机。他说咱们这北边建了机场，从南往北飞的，是要到咱们这的，从北往南飞的，是要离开咱们这的。我阿太说，飞机我知道，我那个南洋的二儿子，上次电报里说过，说家乡要通飞机了，以后他就可以经常回来看我。

自那之后，我阿太不再像此前，逮着机会就去海边的港口发呆，等着看是否有南洋的船靠岸。而是拉了把藤椅，坐在天井，眯着眼，看一架又一架从她的天空上划过的飞机。每天全家人吃完饭时，阿太还会报数，认真地说，我今天数了，12架飞机带着人来咱们这，有12架带着人要离开。她说，真好，离开的人会回来，回来的人有能力离开。

我说，这有什么好的。我那出生在清朝末年、当时80多岁的阿太说，你不知道的，在以前，离开不容易，回来也不容易。

其实不仅是我阿太在数，有段时间，东石镇男女老少都喜欢数飞机。每次隐隐听到轰轰轰的声音，大人们都不约而同停下来，漫天搜寻那飞机的踪影。以前喜欢看的能变化各种形状的白云，使出浑身解数再怎么变化，都是碍事的存在。大家不在乎今天又要变出什么形状，而是在乎，到底哪朵云，把那架可以带着人来、带着人走的飞机藏起来了。

我想，或许是总有那么多年轻的人希望离开，总有那么多已经老的人在等待着回来。

应该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一天放学回来，阿太喜滋滋地宣告，刚到邮局的人告诉他，她的二儿子——也就是我的二舅公，即将在一周年后回来。阿太说，她请邮局的人发电报去问问，搭的是哪一天几点的航班。邮局的人很纳闷，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怎么还想知道航班，我阿太说，我知道时间才好在天井里等飞机。

终于二舅公要回来的那一天了，阿太一天亮就拉了把椅子坐在天井里等着数飞机。二舅

隆冬的中午，我又来到小镇街头。把车停在空地上，走进牛肉汤店。老板娘正在锅灶前忙碌。朝后厨一瞥，3位师傅正一边调肉馅，一边拉家常。上前打听，得知店主非本镇人，而是来自甘肃武威，举家迁居山东已10多年，店里生意一直不错。

点了一份金丝牛肉饼、一碗牛肉丸子干丝汤。老板娘切了半份牛肚，说是刚卤好的，让品尝。我急忙摆手，说有痛风，大夫叮嘱忌食动物内脏。她听了，问痛风得了多久。我说有十几年了，除不了根，只能控制，饮食上要注意忌口。说话间，老板娘推荐镇上一位推拿师，说效果很好，是中世家出身，价格也亲民。她的老寒腿和颈椎病一年来都被推拿师治好了。我将信将疑。

从牛肉汤店出来，按老板娘的地址导航，在另一条街巷找到推拿店。掀开厚厚的毡布门帘，一股暖气扑面，夹杂着诊所特有的药水气味。想起老板娘的介绍，推拿师是小镇上有名的古怪人物：待人不热情，也疏于与顾客闲聊；不主动揽客，也不加微信；基本不为外镇人服务。想到这里，心里不免有些惴惴，却又按不住好奇，偏要体验一番。

推拿师姓毕，是个中年女子，见我进门，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，仍忙手头的事。我说明来意，她微微皱眉，略作思索，说诊所原则上不对外，但既然有乡亲引荐，也不驳面子。说完示意我俯卧在推拿床上，并让关掉手机，以保证效果。起初，我仍想“套套近乎”，便问她是否知道镇上某个人。推拿师“嗯”了一声。我问：“您认识他吗？”推拿师又“嗯”一声，再无下文。后来才知，这是推拿师刻意而为——与顾客维系纯粹到底的关系。

我趴在床上，脸埋进凹槽。“哎哟！”

小镇推拿师

说时迟那时快，推拿师已在我脖颈、肩背处迅速发力，手法娴熟，背部仿佛腾起一团炙热的火焰。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除了忍痛，还要感受“大卸八块”般的彻底“修理”。好在始正面朝下，掩饰了龇牙咧嘴的表情。患痛风后，膝盖是重灾区，下蹲时常困难，使不上劲。推拿到腿部时，我特意提醒了一下，但似乎晚了——只听一声脆响。忍不住起身，却见推拿师表情依然淡漠，命令我趴好，说再坚持一下。

终于结束。推拿师让我下床，在地面踩跳几下。我照做，全身竟神奇地松快了许多，腿关节似恢复了灵活，双脚也更有力量。

推拿师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说初次来做的人都会疼，但有效果，以后会越来越轻松。她解释，我的腿关节腔因痛风结石变得狭窄，需挤压扩容才能逐步恢复灵活。有的推拿师是让客人舒服，她的推拿却让人疼痛——但若怕疼，效果就打折扣。随后她问：若吃不消，可至此为止。我急忙接话：不，我还会再来，你的手法真通病灶，每一推都不惜力气。

后来得知，这位小镇推拿师之所以对外广而告之，是考虑到镇上乡亲看病不易，愿以低廉价格优惠服务，回报乡邻。每天熙熙攘攘的回头客，也多是镇上居民。推拿师属“外冷内热”型，坊间口碑甚好，墙上一面面锦旗皆是乡亲自发赠送。

车缓缓驶离小镇，透过后视镜回望，古镇的旧瓦顶已凝成一团墨影。在这隐秘的民间，究竟还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人物与故事呢？

遇见

虽然年龄进入了“老年”，但生命并没有止息。“老”也是一个新的生命阶段的开始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：“一个人如果对于个人以外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并从事适当的活动，那么他的晚年就可能过得很好。”进入老年之后，若能尝试着对生活中过去无暇顾及的事情产生兴趣，就会感到生命的活力在周身涌动，以至忘掉自己的年龄。所以，老，只是无法抵挡的年轮而已。

当然，要老得优雅、怡然，绝不单单是深居简出，靠着怀旧过日子，还应有一个新开始。如此，既可留待将来作回忆，更可享受丰富多彩的当下生活。

细想起来，人的一生也如自然界四季轮回，时而风调雨顺，时而雨雪风霜。当我们跌撞着走过，就会感悟到看似平淡的日子里，时时酿造着动人的诗行。年近耄耋的我，愿与年轻或年老的朋友一道，瞻念过往，珍重未来，把每一段时光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回首岁月多缱绻

王本道

在故乡的天空数飞机

蔡崇达

字。我阿太就此很笃定：飞在天上的人，是可以看到留在地上的人的。

自从家乡的天空拥有了不断飞过的飞机之后，我阿太就经常看着我说，以后我们家黑狗达也要搭飞机去很大的地方工作。小镇的少年，谁不懂得外面的世界，我当然也是这么希望的。但我还是会担心地问：那阿太你怎么办，你到时候会和我一起去外面吗？阿太说，不去了，我们是咱们这土里的，去不了天上。我就在这里等你，你也记得，每次飞过家乡的时候，低头找找我们。

高二的时候，我父亲中风偏瘫了。就此，我家天井里，经常看得到我阿太陪着我父亲在晒太阳，顺便数飞机。阿太边数边说，你得赶紧好起来，往后你好起来了，还要跟着黑狗达坐飞机去到大城市，你还要到飞机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我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如阿太和父亲母亲的愿望，找到了在大城市的工作。阿太依然选择在天井里，等着看即将载着我飞向远方的飞机，而偏瘫的父亲，坚持要母亲扶着他，一拐一拐送我到机场。父亲一路没说多少话，只是等到我不得不去安检登机的时候，才突然说：你能不能每天给我发发信息，说你在哪？以后我看不到你了，但我想知道你在哪里。父亲还说：你每次要搭飞机去哪和我说说。我问，是阿太交代的吗？父亲说是啊，然后说，我也想知道，我也会在天井等着看载着你的飞机。看到父亲眼眶红红的，我却还是说：但是，并不是所有航线都要经过家乡的。

我先是去了广州，后来去了北京，那几年，我的工作是深度报道记者，哪里有新闻事件，我就飞往哪里。有几次，飞机的航线要路过家乡的上方，我会记起阿太的话，尽力预约到靠窗的位置，在即将路过家乡时候，趴在舷窗上不断寻找，寻找家人的那个地方，寻找家人住的房子。好几次，我找到了家乡的海岸线，找到了家乡的江，找到了那条回家的主干道，找到我们居住的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，但我从来没能找到我家的天井，没能看到我阿太和我父亲。

有一天我母亲特意打电话给我，说是阿太让打的。阿太一定要母亲和我交代，以后在飞机上，不只要找家里，还要找阿太在郭岑村的老房子。母亲说，90多岁的阿太偷偷爬上屋顶想修补，掉了下来，摔断了腿。现在的她再无法到其

他子孙做客，只能安分地窝在老房子里。母亲还交代，过年回来的时候，阿太肯定要问你是否在飞机上看到她在打招呼，你可一定要说看得到。“你知道吗，每次飞机经过，你阿太和你父亲就总要赶紧抬头。”母亲说。

我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确实看到了。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母亲愣了一下，问，所以飞机上真能看到家里啊？母亲最后说，如果这样，你还是把一些航班时间发给你父亲吧，他抬头看着天空，经常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哪架飞机载着我家的黑狗达。

在我出外工作的第三年，我父亲离开了，再一年，我阿太也告别了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，这些年，他们究竟多少次为我抬头数飞机，又多少次真的看到过搭载着我的飞机划过他们的天空。我辞职在家乡住了半年多，那半年，经常坐在老家的天井里，坐在阿太和父亲抬头看飞机的地方，抬头看着天，想着，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个故乡，有多少个人，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飞出去，飞到自己够不着的天上，再又孤独地守在那个孩子回不来的故乡，抬头找着自己孩子那其实永远看不到的身影。

因为媒体工作的原因，在阿太和父亲离开之后，我还是每周搭乘着飞机，在无数人的故乡上方飞过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再也不愿意预定临窗的位置，不敢低头往下看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航线下方，再也没有阿太和父亲的等待。那段时间，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我开始明白，安放我们内心的地方，便是家乡；开始明白，如果我们生命的航线找不到安放的坐标，那人生便不是一场飞行，而是一次不知道前路的漂泊——没有来处的人终究是找不到去处的。

2013年我开始试图重新找回故乡，找到故乡里的他们，我因此向文学和记忆求助。转身往记忆深处走去的时候，仿佛又一次趴在正在飞过故乡天空的那架飞机舷窗上，而这次，我看到他们了，我把他们定格在文字里，这便是《皮囊》和《命运》。

2014年我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当我怀抱着她的时候，我想，我一定要陪她找到她的可能、她的天空，我还想，我一定要成为她永远可以随时回来的地方。然后我知道了，我其实想成为她的家和家乡，那个可以托举着她起飞，又可以在她自己人生的航线上，随时俯瞰并且找到的地方——就正如我阿太和我父亲一样。

也是那一刻我终于知道，正因为阿太和父亲一直在努力成为我的家乡，我才能成为永远有家可归的人。这次，该轮到我成为我孩子的家乡了。

愿所有在远方的人，在人生的航线上，一回头就看得到家乡和家人；愿所有在故乡数飞机的人，一抬头，便可以看到，自己的天空上，那架载着他思念着的人的飞机，正飞向远方，也正飞回家乡。

光线从房檐的墙缝中透进屋里。我扯开捂在脸上的被角，抬眼望去，窗外已经大亮了。

房那头传来父亲的咳嗽声。父亲起床了。我在心里盼着，希望他赶紧把小屋里炉膛的火点着。这样，我们起床后好跑过去烤火。

“院子里下了一尺多深的雪。”父亲打开堂屋的大门，瞅着院子里的雪喊道。

昨晚临时时，母亲来到我们跟前念了一句：“明天腊八了，早点儿起，帮忙点儿活。”

母亲是让我们兄妹几个去后山的地窖里拿些豆子回来，说是过腊八节，煮豌豆粥饭吃。

小屋炉膛的柴火，父亲已烧了半天，我们躺在床上能听到火苗的响声。父亲见我们在里屋没有动静，扯着嗓子催我们快快起床。

穿好衣服，我们往小屋跑去。院子里是很深的雪，天上还在不停地飘着雪花。路过院子时，一片雪掉进脖子里，身体不由得哆嗦了两下。我缩着脑袋望着房檐周围，那雪真的好大，应是半夜下的，屋顶、门槛前积了厚厚的一层。

母亲在清洗藏在厨房门后那个多半年不用的土罐子，说是前天父亲上街弄了一块骨头，今儿拿出来炖了。我喜出望外，心想，这是在给我们过腊八节啊，又有好吃的了。

湾里家家户户都起床了。一些男人在自家的门口清扫地面上的积雪，害怕冻久了路滑，容易摔倒。

我和弟弟拿着扫帚和铁锹先从门前的雪中清扫了一条道，然后再把地上的雪朝屋角的方向堆去。那边，风从树上刮来，雪吱嘎吱嘎地掉下，一些斑斑点点的雪飘落在脸上，有种冰冷的感觉。

照着母亲的吩咐，我拿起簸子和绳子，带着弟

他子孙做客，只能安分地窝在老房子里。母亲还交代，过年回来的时候，阿太肯定要问你是否在飞机上看到她在打招呼，你可一定要说看得到。“你知道吗，每次飞机经过，你阿太和你父亲就总要赶紧抬头。”母亲说。

我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确实看到了。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母亲愣了一下，问，所以飞机上真能看到家里啊？母亲最后说，如果这样，你还是把一些航班时间发给你父亲吧，他抬头看着天空，经常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哪架飞机载着我家的黑狗达。

在我出外工作的第三年，我父亲离开了，再一年，我阿太也告别了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，这些年，他们究竟多少次为我抬头数飞机，又多少次真的看到过搭载着我的飞机划过他们的天空。我辞职在家乡住了半年多，那半年，经常坐在老家的天井里，坐在阿太和父亲抬头看飞机的地方，抬头看着天，想着，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个故乡，有多少个人，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飞出去，飞到自己够不着的天上，再又孤独地守在那个孩子回不来的故乡，抬头找着自己孩子那其实永远看不到的身影。

因为媒体工作的原因，在阿太和父亲离开之后，我还是每周搭乘着飞机，在无数人的故乡上方飞过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再也不愿意预定临窗的位置，不敢低头往下看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的航线下方，再也没有阿太和父亲的等待。那段时间，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我开始明白，安放我们内心的地方，便是家乡；开始明白，如果我们生命的航线找不到安放的坐标，那人生便不是一场飞行，而是一次不知道前路的漂泊——没有来处的人终究是找不到去处的。

2013年我开始试图重新找回故乡，找到故乡里的他们，我因此向文学和记忆求助。转身往记忆深处走去的时候，仿佛又一次趴在正在飞过故乡天空的那架飞机舷窗上，而这次，我看到他们了，我把他们定格在文字里，这便是《皮囊》和《命运》。

2014年我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当我怀抱着她的时候，我想，我一定要陪她找到她的可能、她的天空，我还想，我一定要成为她永远可以随时回来的地方。然后我知道了，我其实想成为她的家和家乡，那个可以托举着她起飞，又可以在她自己人生的航线上，随时俯瞰并且找到的地方——就正如我阿太和我父亲一样。

也是那一刻我终于知道，正因为阿太和父亲一直在努力成为我的家乡，我才能成为永远有家可归的人。这次，该轮到我成为我孩子的家乡了。

愿所有在远方的人，在人生的航线上，一回头就看得到家乡和家人；愿所有在故乡数飞机的人，一抬头，便可以看到，自己的天空上，那架载着他思念着的人的飞机，正飞向远方，也正飞回家乡。



中国画《腊梅》，作者于希宁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弟往后山的地窖走去。妹妹跟在身后，不停地叫唤，让我们等等她。

雪深，找不到原去的小路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坡走着。有时踩在雪下面的草丛里，不小心滑倒，四仰八叉地躺在雪窝里。妹妹见了，在后面乐个不停。

到了地窖，把草堆上的积雪清掉后，打开窖口，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用绳子把弟弟放了下去。边放下绳子边叫喊弟弟，问他头晕胸闷不，直到他在窖洞里安全地站下，才松开手中的绳子。

父亲常告诉我们，说窖深，里面一时没有氧气，得打开窖口多等一会儿，人才能下去。他说，

腊月初八那场雪

王军

遇到头蒙，就赶快用绳子把人拉上来，在地上躺会儿就没事了。

地窖里的豆子有三个品种，黄的、红的，还有一种紫色个儿大的。母亲让我们每样都拿点儿，再拿点红薯。

豆子和红薯都装在篓子里，我用绳子将篓子从窖洞里拉上来后，再使劲儿扯着弟弟爬出窖口。

那天，我拽着篓子在雪地里高兴地往回走着。下坡路滑，不小心一下子摔进雪窝里，篓子里的红薯翻滚一丈多远，豆子撒了一地。弟弟见了吓得一跳。妹妹跑了过来，伸着小手去捡远处的红薯。我急忙把手插进雪地里，将散落的豆子捧进篓子。弟弟蹲在雪窝里，一颗一颗地往回拾，我生怕丢掉。

南宋辛弃疾词曰：“叹人生，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”。在文人笔下常常人生苦短。人有七情，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。喜只占了1/7。

好在人类有智慧，让“喜”居首位，就是要快乐地生活。怎么才能开心，快乐，不妨养成一个良好的癖好。用梁启超的话说，“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价值。”好的癖好和趣味，可以怡情养性、拓展胸襟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直言：“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，皆无癖之人耳。”形成可憎面目，多是心中有解不开的结。若是懂得换个思路，苦中也有乐，苦也可转为乐。喜上眉梢，其面目不只悦人，亦悦己。

人各有性格，癖好当然也五花八门。这些癖好，只要能让生活更充实，或怡情，或养性，或健体，都值得拥有。北宋书法名家米芾爱石成癖，初到地方上任时，见衙署中有一块奇石，竟对石而拜。清代画家郑板桥好兰竹，“专画兰竹，五十余年，不画他物”。据说，魏晋名士嵇康癖好锻铁，光着膀子挥锤，挥汗如雨却乐在其中——在劳动中锻炼体魄，享受一下劳动的乐趣，确实很好。东晋的陶渊明则爱种田，“带月荷锄归”。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却为多收一二斗而弯腰折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其实也不错。

我也有一癖，就是好读书。我爱读杂书、吃杂粮。捧起来即读，偶尔也写篇读后感。其实论好读书，要向魏晋的杜预学习。《晋书·杜预传》载，武帝曾谓预曰：卿有何癖？对曰：臣有《左传》癖。一部《左传》杜预读得透彻，还写了部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，作为“读后感”可谓厚重，算真正的读有所成。

当领导干部，可不可以有癖好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公务员操劳，劳心劳力。如果有闲得空